

吳

志

三

卷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  
 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  
 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  
 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  
 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  
 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  
 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  
 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  
 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  
 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術等皆為賓  
 客衛首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古無刁字宜從本  
本作刁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十四

五百三十五順



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  
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  
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  
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  
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  
楊人衛南陽人 吳書曰衛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  
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  
宣詔郎豫章揚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恠之而蕃後叛逆  
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  
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  
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  
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

景慎本堂  
敗也

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  
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  
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畱稼至所頓息又擇空  
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  
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  
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  
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  
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  
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餼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  
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



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瘞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

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

才而尚天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術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

此虞翻字疑設于時仲翔十餘年且未嘗則述言也



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  
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  
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  
力後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  
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澤嚴峻張承  
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  
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  
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况臣登其能  
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旣絕而後  
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  
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

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  
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  
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  
顧劭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  
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  
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  
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

存上疑有  
其姓卽



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憊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



安 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  
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  
子輔義都尉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  
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  
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  
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  
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  
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  
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  
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  
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

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  
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  
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  
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喪子韋曜  
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  
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  
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  
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  
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覲  
覲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  
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與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  
者歷年

論如雷  
觀禍敗  
踏其轍  
便雄到  
便有見  
氣嗚呼  
之所不  
免也



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

而阿附於霸事同揚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

蓋知批鱗之  
無名哲或于  
房  
老情  
吳志不待  
皓而矣



卽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

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

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俊孫弘等固爭之乃止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卽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䟽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卽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  
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嘉涕淚悉召公卿  
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  
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欵悲感比七日  
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  
情然後止

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  
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  
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  
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  
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散謙獨坐車

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張  
承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全母二字行  
傳後云野  
子與祖謝  
和出自王  
自謝矣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  
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  
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  
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  
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  
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  
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  
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  
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  
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



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  
 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  
 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  
 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  
 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  
 非所以育魏魏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  
 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  
 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  
 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  
 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  
 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

少章云按此  
 傳謂太子名  
 壹而孫與  
 子亦名壹  
 此傳壹子誤  
 更持宗室

庶子命名理  
 不得與大帝  
 諸孫同即且  
 在前者之屬  
 藉亦當有所  
 避矣

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  
 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  
 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  
 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  
 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  
 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  
 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  
 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  
 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  
 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  
 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



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祿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文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

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恠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



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  
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

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

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連有赦令

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

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

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

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

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

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

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

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

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

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

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

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

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

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

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

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丙申三月二十九日校

祭酒馮夢禎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

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

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郟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

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

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

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

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

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

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

帝字是



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  
 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  
 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  
 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  
 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  
 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  
 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死  
 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六千戶  
 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  
 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  
 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  
 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

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  
 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  
 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  
 中郎將討丹楊黥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  
 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  
 戶屯烏聊山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  
 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  
 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  
 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  
 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  
 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  
 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

校所以緣而上  
 也看刻說為  
 找不與者見  
 下有以戈拓斬  
 山向安改作戈  
 百今以水經注  
 恭校



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

此言合宗起賊則字樣又近宗族為賊之美

吳錄曰晉改為臨安

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

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對語亦長情有思



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  
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  
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  
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  
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  
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  
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  
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  
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  
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干櫓戈矛葩

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  
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  
以眾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耻  
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  
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  
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迂故雖有征戰之勞而  
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  
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  
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  
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



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 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媛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

呂蒙詭對  
陸遜孫權  
不答全琮

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

吳錄曰琮時治富春

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名琮還牛渚罷東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兵志十五

黃禮



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師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

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

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



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惸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計岱時年四十餘矣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

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表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潁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



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代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代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代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代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代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代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代代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代代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代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名代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

會武陵蠻夷蠢動代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代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代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代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代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

水經注但作  
一作赤四赤脩  
作脩



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名岱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

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

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

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

水經注但作  
一作赤四赤脩  
作脩



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日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趨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

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布巾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

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

昔日夔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趨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快也周易有之禮

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布巾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師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勦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謁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

請休七條凡  
 郵家要何事  
 塵穢心解  
 人才如魴即  
 傳可以不至  
 胡鮮傳所載  
 偽為吳質三  
 表豈故鋪陳  
 其事以見吳  
 人智略本疎  
 行小慧君臣  
 皆州切一時耶

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



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謹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奂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資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

上告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

所遣董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宜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



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拊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互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經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

欲以羸兵填漣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鑿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賤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



罪恠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謫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異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奉大略公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髮剔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祭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



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

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

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

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

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何必喋喋

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

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沔羗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



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  
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  
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  
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  
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  
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  
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  
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  
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  
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  
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  
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  
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  
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  
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  
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  
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沉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  
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  
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  
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  
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  
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



今日何為常  
向疑有脫誤

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  
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  
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  
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  
帝時陸承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  
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  
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  
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  
之有

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  
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弟徇領兵為

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  
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  
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  
遣將脩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  
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  
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  
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承丞  
古字  
通用

二字  
從地  
宋本



丙申二月十六日校

夢禎

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  
由是知名為郡功曹

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  
脩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  
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  
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  
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  
嚔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  
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

潘濬之叛臣  
此略之者已  
見楊戲傳  
替下也江表  
傳為不實之



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佺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荅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佺。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佺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佺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楊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為九江太守。後轉吳

吳郡太守

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弟陳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為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濟本二劉  
舊人故尤  
懼人反  
復為已累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 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

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 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

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於還免官

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此左之巧於  
解元歎之結  
排解



吳書曰翦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翦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夫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箠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恣於零陵斬恣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

安漢先生云  
想威儀不  
類也

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戈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巴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



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  
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  
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  
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  
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羨色  
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  
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  
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  
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  
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  
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異望竊為

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  
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  
實危險而壻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舶則沈漂陵居則  
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  
武昌居臣聞翼皇為變災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  
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  
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  
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  
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  
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後廩食日張畜積日耗  
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  
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



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一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相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

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合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質邵張悌郭遵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



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  
 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  
 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  
 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  
 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廻顧器械軍  
 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  
 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  
 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在  
 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  
 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  
 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  
 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即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

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  
 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  
 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  
 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  
 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  
 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  
 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  
 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為後戒故鈔  
 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  
 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

此問問之人  
 恨皓之居思  
 凱之被私告  
 此書言以為  
 宣事辭俱  
 無足徵陳氏  
 錄之蓋其  
 識卑也



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

顧步

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昨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



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  
 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  
 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  
 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  
 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  
 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  
 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  
 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  
 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  
 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  
 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推字

浮泛瑣雜  
取盈三十  
之數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  
 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  
 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  
 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  
 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  
 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  
 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  
 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  
 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  
 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  
 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寔由茲  
 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



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曰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杜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官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曾涕泣雨集也臣年已



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已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

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太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太皇帝曰逆虜游蒐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



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

然乃斬竺

後為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

交部

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二千餘家皆出降引軍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眾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眾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十六 上二



有餘年。賔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眾。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為柴桑督。楊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

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

古之氏族本  
出上賜漢吏  
皆成君臣未  
宜深責

曲機家傳而  
宮皆劇任也  
而數十年無  
通又持正得  
大体吾不能  
名其物也



若得何物  
亦得福巧  
者不皆可幸

拜禪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關省尚書事外摠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群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眾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補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懾尊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卑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

板後元



時校事橫行  
是君妙于情  
主所謂以不  
言也

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千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

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攀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

是生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



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歟墨仙人在上鑿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

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徃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



婁溪先生云吳  
太專作此校繪  
如胡鯨周魴之  
流即伯言固不  
免耳相吏所  
不載者尤多  
也

又云不知陳氏  
載此等文字  
於志欲以何為

方之任摠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  
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  
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  
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  
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  
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  
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  
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  
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  
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  
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  
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

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  
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  
蠅之聲縣縣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  
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  
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  
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  
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  
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  
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  
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  
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  
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



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羗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七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

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表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表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表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欸欸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

安溪先生云  
詐人者人亦詐  
之陳氏以質將  
辭後有旨也



蕃蓋投權之多猜也

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眾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詔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吳郡太守胡冲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



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且穰稼之  
佐乎

丙申三月十六日校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  
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  
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  
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  
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  
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  
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  
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  
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  
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  
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

先主入蜀自  
蒞前蜀及璋  
無緣復在白  
帝与岱相遇  
承祚蜀人宜  
知道里遠結  
故載之以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十八

張祿



人偽安耳

落天  
地不免為氣  
收時亦不誤  
直毫分使色  
色已氣盡

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惟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

陳琳機  
作魏周  
夫人傳  
引曲錄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八



俊勝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偏終不迴撓初亦迂策幾  
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  
鄱陽太守

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  
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  
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  
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  
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  
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  
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

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  
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  
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  
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  
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  
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  
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  
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  
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  
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  
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

時孫翊名位  
甚微安能皇  
皇示變此又  
多人之誇也



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  
 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  
 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  
 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勝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  
 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勝他日齋酒具候顏  
 危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  
 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  
 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  
 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  
 父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  
 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  
 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  
 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  
 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  
 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聞居無為引筭自校  
 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  
 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  
 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  
 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  
 梁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

發棺求書  
 可以為術  
 家之戒矣



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碁莫與  
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  
筆點數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  
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  
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  
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筭後心神宜  
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禪龜梓慎其猶病諸况  
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  
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  
知各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

盛言是也若  
言魏得不以  
正亦當崎嶇  
入蜀

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疊疊成於  
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  
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  
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  
無所取諸 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理自中原酷  
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  
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筭其安  
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  
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  
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賸之功豈  
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

本從宋  
素作對



葛水姚火

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禪梓  
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  
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  
到涑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  
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  
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  
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  
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  
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  
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鵞  
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

此必覲者先  
得之于左右  
持權問既急  
而始言則休  
信為宜其其  
狀耳鵞微物  
氣當旋散矣  
得埋著中  
復有相耶

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  
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  
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  
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  
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鵞死亦有鬼也 葛洪神仙傳曰  
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  
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  
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  
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  
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  
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埕汲水滿之  
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埕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



張溫使蜀時權方為吳王何得稱陛下且正當魏軍頻出廣陵河口推亦不在武昌也

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再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臣於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眾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為惑眾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此卷屢讀不厭蔚宗不能到也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諸葛勝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



安溪先生云  
才技之人必  
不可當大任

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乘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

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荅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鋤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荅曰毋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毋恪曰鳥名鸚毋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安溪先生云  
終難逃疎之  
一字哲鑒遠矣  
疎與謹慎  
相反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  
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  
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  
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  
權即轉恪領兵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  
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  
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連亡宿惡咸共逃窟山出銅鐵自鑄  
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  
走淵獲狁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

張溫未竟之  
績元遜收之

先使之無所  
略而後因之  
則不得不出  
矣

窟藏其戰則逢至敗則鳥窟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  
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  
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  
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  
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  
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  
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  
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  
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  
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  
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  
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



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婦兇慝又充軍用藜藜根莠化為善草魍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眾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

以為不可者  
蓋以此地南  
北襟喉羅得  
其地非十萬  
之眾不足屯  
守若魏傾國  
來爭恐致利  
鈍其後恪出  
新地欲卒此  
規又輕用火  
眾圖不漸  
遂致師老民  
愁家旗傾  
覆

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彥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邪



安溪先生云  
此一段亦至言  
也

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  
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  
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  
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  
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  
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  
猶難以自定况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  
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捨小過纖微相責久乃  
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  
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  
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  
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

峻始保恪而  
後相圖勢之  
難共如此

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  
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  
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內受詔牀下  
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欷歔流  
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  
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  
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群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  
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  
欣

及權在時改  
紀此有遠見  
不當以成敗論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  
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



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群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令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敕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

安漢先生云亦未可便令人如此

築兩城所以致人也攻新城則致于人矣以此舉雖勝已矣之歎

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眾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過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



恪之不卒

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栢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  
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  
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  
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  
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  
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  
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  
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  
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  
維從之

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天蔣延或

此論蓋祖述  
武侯出散關  
表即所謂家  
表父表陳與  
賊爭計之計  
者也荆和語  
見後漢書  
公孫述傳中

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眾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  
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  
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  
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  
者劉景升在荊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  
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眾  
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  
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  
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疆  
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  
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况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



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  
 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  
 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  
 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  
 先誅王凌續自墮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  
 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  
 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  
 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  
 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  
 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  
 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略當  
 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

以自本  
 有疑  
 誤

元遜但知忠  
 武類出師  
 而不規其務  
 農殖穀閉  
 關息民三年  
 而後南征還  
 師之後又當  
 力一年乃屯  
 漢中其明  
 年始祁山耳  
 惡有扭于一  
 勝主火國疑

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  
 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賴雖  
 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  
 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  
 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  
 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刻  
 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  
 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  
 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  
 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  
 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  
 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一頁

本末  
 用此  
 宋



羣情未一  
 處圖輕舉  
 者乎是役  
 也雖克新城  
 歸將不免而  
 况遠眾玩寇  
 弟哉自焚  
 譽非馬謖  
 不請進亭  
 謝創夷之眾  
 塞全異之口  
 乃更思與  
 作愈治威  
 嚴虹繞甍  
 鳴身分族  
 赤畫虎類  
 狗元之謂  
 矣  
 若不過驅心

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  
 知我所憂可思於後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  
 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  
 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  
 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  
 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  
 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荅友曰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  
 是遠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  
 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  
 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  
 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

略人民曜威  
 遠所但既還  
 督將伺利而  
 動足矣何必  
 發二十萬眾  
 耶今既大舉  
 又惑于諸將  
 之言類兵堅  
 城之下是徒  
 爾好大乃是  
 無成等者也

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  
 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  
 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  
 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  
 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  
 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任江渚  
 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失望而  
 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  
 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  
 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責  
 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  
 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



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閭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自主欲以嘗知恪恪荅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

恪  
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



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鼻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荅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當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一  
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群謀詢于芻蕘虛  
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籍不成勲績莫著况吕侯國之元  
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  
之踈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  
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  
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吕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  
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  
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  
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  
別謂禕君必能辦賊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况長  
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

精字  
疑元



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為世鑒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葦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箬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

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復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



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爲是遂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



當時重慶  
仲翔至此

滕曹潤色  
書疏

吳郡太守  
滕胤

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  
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  
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  
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  
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  
耳還拜丹楊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曹與劉繇州里通家以  
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  
早卒無嗣曹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  
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  
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熒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哲威  
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歡賞  
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  
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  
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  
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  
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眾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  
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  
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  
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  
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



經意處即  
疎處也上  
相出征其  
門如市即  
異同之嫌  
專擅之咎  
將自此構  
笑胤与恪  
特未久故  
無敗耳

濟眾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居  
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  
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  
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為散騎侍  
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  
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  
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  
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  
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群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有媚峻  
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  
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  
失望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  
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  
將毋丘儉文欽以眾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  
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  
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  
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



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躓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凌統之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塞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

本從宋

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二。衆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爲大將。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綝。綝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

三  
主  
信  
通  
正





原件短缺



陳少章據  
三嗣傳以  
為慮皆當  
作是

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  
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胤更以胤為大  
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胤胤聞之  
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  
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  
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  
軍孫咨告以胤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胤胤不聽表言胤反  
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  
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張溫止華  
融之舍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蒞  
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  
或告溫曰蒞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

孟宗恨于此  
無大節可紀  
與王祥皆一  
行而已

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  
皆震怖曰唯將軍令胤遣中書郎李宗奪亮璽綬以亮罪狀  
班告遠近尚書檜燹不肯署名胤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晏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  
吳之名臣瑩對稱燹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胤徵立琅邪王休胤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  
曰胤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  
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  
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  
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  
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  
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



劉宗周南渡時上書號首莽臣自是不觀史書之失

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絀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絀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棗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慕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

釋子 烏年 此是 其証 丹陽 人其 編也

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閭亦封亭侯絀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絀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絀分省文書或有告絀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絀絀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



馬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

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惟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十九

七

陶



平軍國事  
始見於此  
興亡之罪  
浮于峻嶺

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嶺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吳書中惟陸伯言事似稍煩冗

他傳亦篇可觀想周韋華辭之徒其書本勝經其整比乃

遂通前良丙申四月初十日校

夢禎

耳



孫濮陽傳第十九

國志六十四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永元傳劉  
洪乾象曆  
依乾象法而  
制渾儀立  
論考度具  
載宗書天  
文志中此注  
失采可謂  
疎也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  
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  
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  
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  
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  
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群  
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  
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  
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  
有遷都之意恐群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



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  
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  
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  
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或旣爲左  
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  
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  
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  
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  
楨幹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  
云丁忠使晉還皓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  
年之春或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乖  
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  
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  
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  
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  
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卽位與  
王蕃郭連萬或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  
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識宜用好人  
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  
侯王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  
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  
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



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歛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旣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

景賀齊之弟邵乃從子非孫也  
吳書誤  
吳郡太守賀邵



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以康庶政自  
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  
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  
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  
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  
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  
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  
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  
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  
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  
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  
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

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  
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  
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  
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  
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  
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  
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  
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  
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  
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  
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  
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



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懼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

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基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蕪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慕局而賀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



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  
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  
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忤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  
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  
密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  
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  
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  
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  
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  
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毫  
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  
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

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  
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  
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  
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  
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垂誤囚自志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  
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  
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  
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  
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  
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訥吃謹  
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䟽救曜曰曜運值  
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



開端特妙

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或不達不能敷  
 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  
 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  
 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  
 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  
 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  
 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  
 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  
 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  
 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  
 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  
 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

漢通

章隆

及匡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  
 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  
 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  
 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  
 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  
 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聞聞  
 賊眾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  
 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  
 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  
 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  
 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

更不贊一語

萬曆二十四年刊

皇朝書目

十

板後宋

板後元



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

後冊

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昏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甯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宵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



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扣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恠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

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



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

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惟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盛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



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後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温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

安溪先生云  
此段議論  
異

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垂材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



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  
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瓊是憑恣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  
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  
極委之皇穹聖恩兩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  
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  
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  
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  
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  
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  
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  
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

此言既不及  
西數冲又謂樓  
宜在先故評  
家為之折衷  
然邵亦以直  
察

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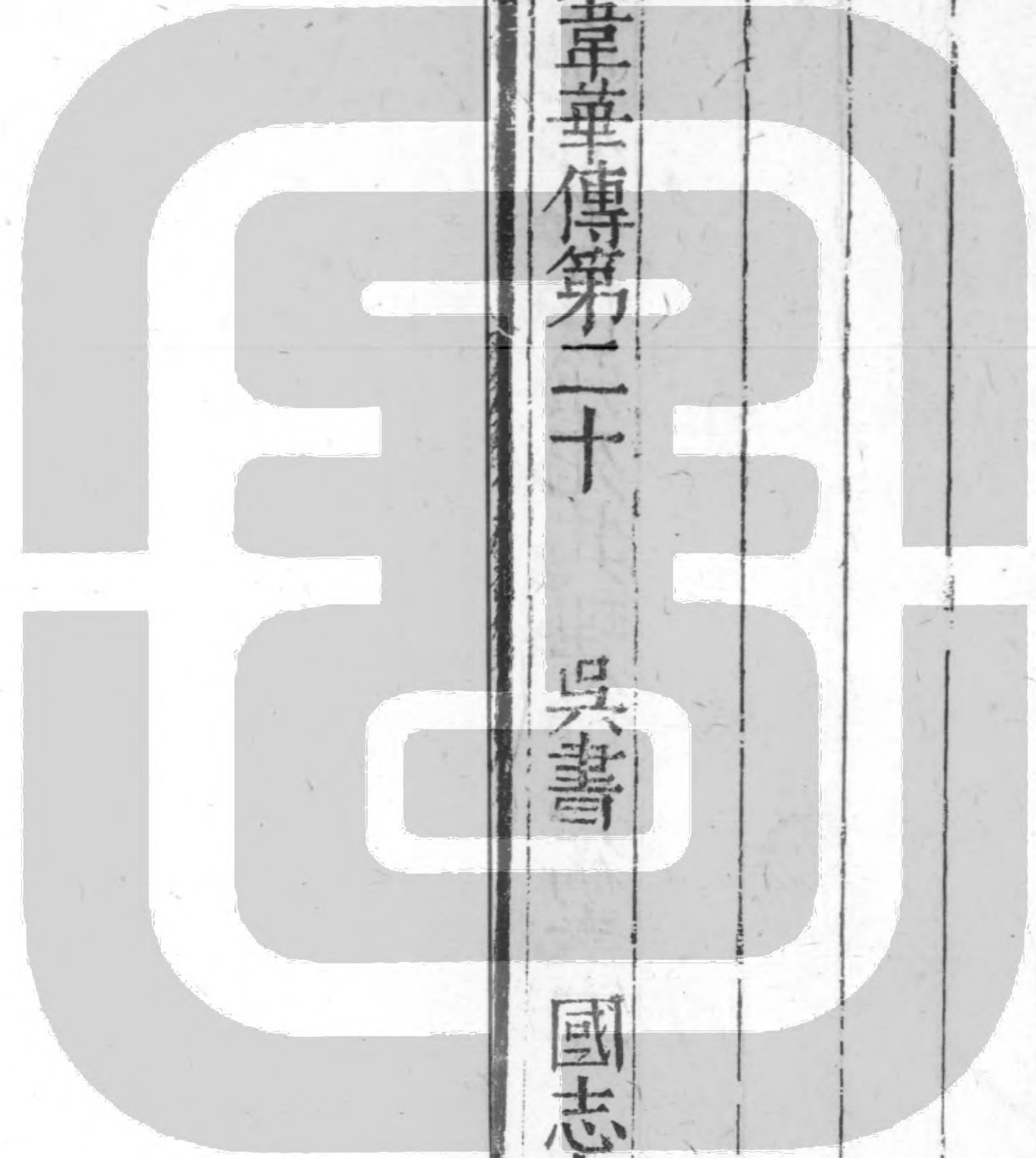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日校

夢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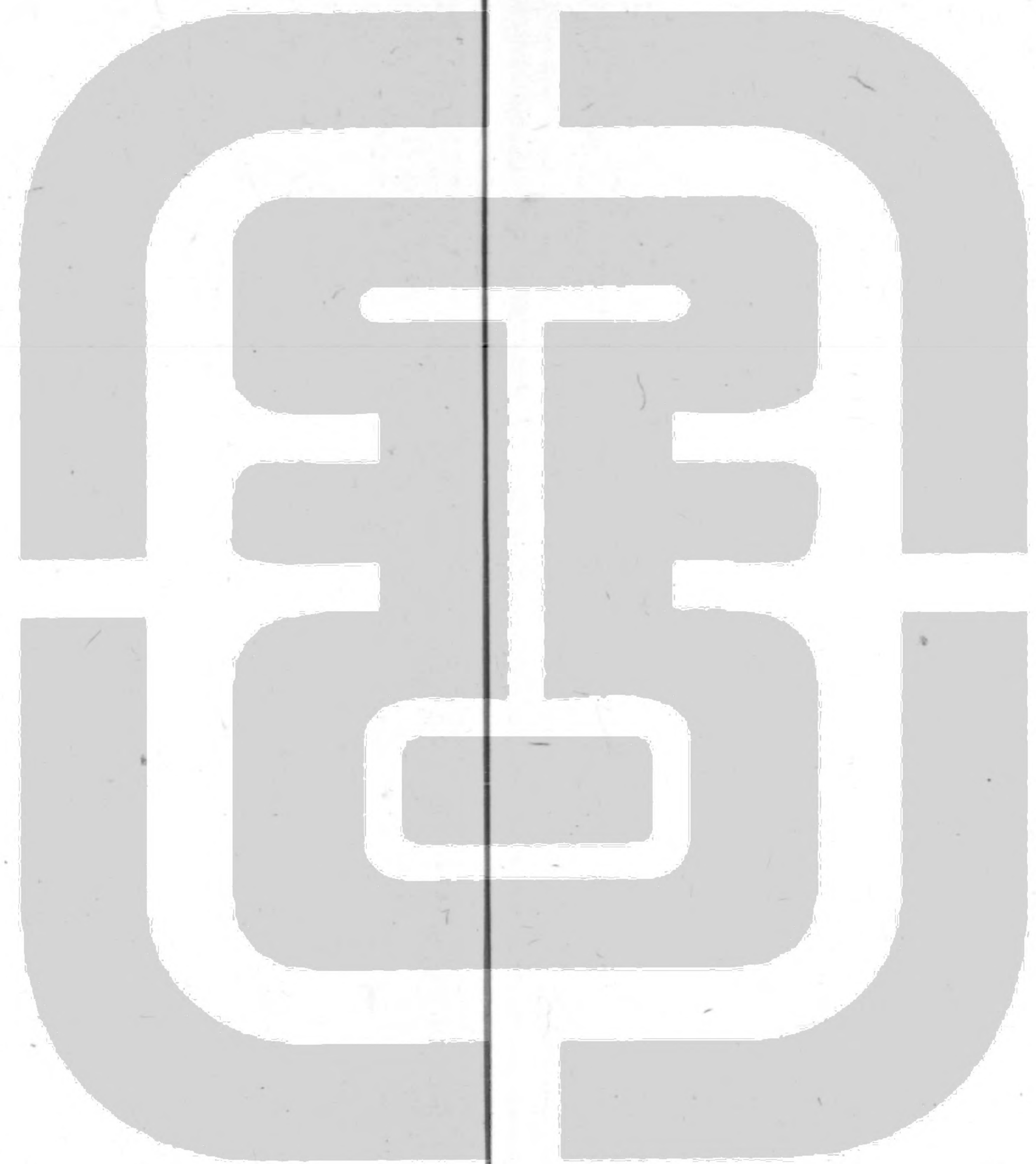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程